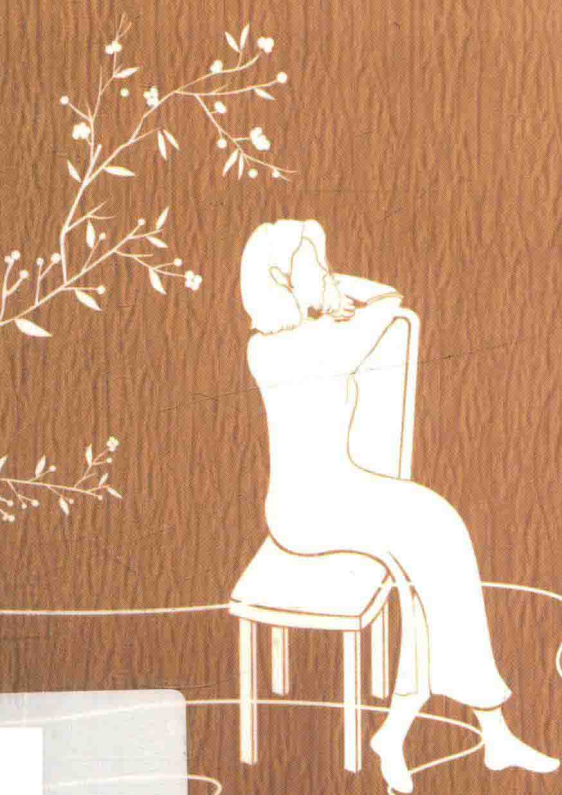


全民微阅读系列

茄庄往事

赵文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



全民微阅读系列

茄庄往事

赵文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茄庄往事/赵文辉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7.9

(全民微阅读系列)

ISBN 978-7-5493-5870-0

I. ①茄… II. ①赵… III. ①小小说—小说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5554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总编室电话	(0791)88504319
销售电话	(0791)88592590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3-5870-0
定 价	28.00 元

赣版权登字-07-2017-10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0791-88513257)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茄庄人物

- 三爷 /002
张木匠 /004
七能人 /007
三叔 /010
王铁嘴 /013
刘棉花 /016
茄庄的鸡 /019
四叔进城 /022
吃嘴 /023
村级广播站 /026
医术 /028
小叔 /030
结巴 /032
香胰子 /034
菊妞 /037
成色 /039
朱秘书 /041
大风 /044
赵作家轶事 /046



第二辑 茄庄风俗

- 大脚婶 /052
- 借鱼 /054
- 丢碗 /057
- 手势 /060
- 一只鸡蛋的官司 /062
- 筑巢 /065
- 摸鱼摸虾 /067
- 秋杳晃 /069
- 盖房 /072
- 村事 /074
- 装大 /078
- 乡间趣事 /081
- 机井房 /083
- 瞧戏 /085
- 辫卡 /087
- 找对象 /090
- 听窗 /093
- 唱戏 /096
- 风筝 /098

第三辑 茄庄往事

- 百羊川 /102
- 滑县乞客 /105
- 刨树 /107
- 卖牛 /110
- 群众文化 /112
- 羊肉烩面 /115
- 小兵摆大炮 /117
- 买手机 /120
- 1998,猪肉掉价了 /122
- 磨剪子戥菜刀 /125
- 洗澡记 /127
- 看庄稼 /130
- 门 /132
- 新官上任 /134
- 乡村校舍 /136
- 一票 /138
- 群众路线 /140
- 栽树记 /143
- 任务 /145

第四辑 茄庄风情

在茄庄 /149

一只涩布的鸡 /151

独门小户 /154

乡村文人 /156

好事 /158

自行车上的恋爱 /161

运麦 /164

化验瘦肉精 /167

私了 /169

我算老三中不中 /171

丢了一回娘 /173

红棉花 /175

喝药 /178

麦根打官司 /181

爷们不在家 /183

抢种 /186

秋罢给话儿 /187

回老家 /190

眼泪 /192

第一辑



茄庄人物



三 爷

三爷十八岁时已经长成了一条汉子。那年夏天在打麦子,茄庄里的汉子们围在一起打赌,说谁能抱起石磙,每人就给一斤猪头肉给他。没人抱得动。三爷最后一个走上来,扎下马步,往掌心啐了口唾沫,抱住石磙,“嘿”一声居然站了起来。结果事后我们一家老小欢欢喜喜吃了整整一个月猪头肉。

我家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移到卫水河畔的。三爷常扳起脚丫给人看他的小脚趾。三爷的小趾长着双指甲,祖上曾有传言,说洪洞后裔有双指甲者必将做一番轰天动地的大事来。三爷很自豪,他想自己总有一天会干一番大事,三爷的血液里面滚动着祖先的勇猛。那年开春,当日本人在我们庄烧杀抢掠时,洪洞汉子的血性使三爷须发倒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日本兵开进茄庄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想起躲避,村里天天过队伍,没有人知道又来了一支啥样的队伍。这支队伍走得很整齐,人们没有丝毫的害怕,只觉得新奇。然而当一个跑过去的小孩被一个日本军官用战刀挑开肚子后,人们才明白一场灾祸降临了,开始四散躲避。

我们一家二十几口人扑通扑通地跳进红薯窖躲避,祖父祖母并不下去,他们说:“一把老骨头了还怕啥?”祖父祖母用一块青石板把红薯窖盖上后,就坐回堂屋抽水烟。这时两个日本兵闯进



来,端起刺刀刺向祖父祖母。刺刀进去还没拔出来,三爷在日本兵身后出现了,他根本就没进红薯窖。三爷双眼血红,扑向日本兵。他以惊人的速度一手抓住一个日本兵的脖子,像抓了两只西瓜一样往一块儿撞,不一会儿两个日本兵的脑袋便成了漏口葫芦。大爷、二爷也闯了进来,三爷抄起一杆大枪往外冲,要去找日本人拼命,大爷、二爷抱住他,硬把他拖回了屋。

就在这一年三爷参加了八路军,那支队伍叫太行支队。连长一见三爷,就把全连唯一的一挺歪把机枪交给了他,说三爷是天生的机枪手。三爷刚学会使枪,队伍就在卫水河边跟日本人干了一场硬仗。

三爷嗷嗷叫着端着机枪冲在最前面,子弹从他身边嗖嗖穿过,他竟一点也不在乎。战士们受了感染,也一个个昂首挺胸往前冲,居然没有一个弯腰的。仗打得正激烈,三爷突然抱着机枪往回跑,连长以为他想逃跑,就用手枪瞄着他喊:“赵老三,你想临阵脱逃?”三爷看也不看连长的手枪,瓮声瓮气地说:“机枪太烫手,我拿不住了。”说着跑到河边把半截烧得通红的枪身探进河里,河里立即冒起一股白烟。三爷起身时踉跄了一下,他知道小腿肚叫小日本的子弹咬了一口。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又端起机枪嗷嗷地喊着冲了上去,连长眼眶不由一热。

这一仗三爷腿上中了两颗子弹,伤还没养好他就一瘸一拐跟着队伍出发了。

三爷这一去再无音信。庄里有人说三爷死了,也有人说三爷做了大官,在外面又娶了家室不好意思回来。

三奶哪一样说法都不相信,她只盼着三爷突然出现在院门口,让她惊喜都来不及。有人劝三奶再嫁,她摇摇头,她只有一门

心思：把孩子拉扯大，等着三爷回来。

庄里也有汉子想打三奶的主意，夜里跳进三奶家，用镰刀拨三奶的门插。三奶拿着菜刀冲窗外喊：“你不怕赵老三回来找你算账？”外边汉子听见三爷的名字，立时蔫了，吓得兔子一样逃了。

三奶一直等到满头银丝，三爷还没回来。然而，从三奶无数次甜美的述说中，三爷的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儿孙心中。

张木匠

张木匠是我爹，豫北乡下一木匠。早几年，手艺人很吃得开，木匠、铁匠、泥水匠、纸扎匠……不光挣钱更争脸，十里八乡老少爷们全看得起。张木匠手艺精活稠，闺女出门打嫁妆，盖房做窗子门框，死了人合棺材，都争着找张木匠。张木匠挣钱却不争脸，大人小孩都不把他当回事。我们弟兄几个也瞧不起他，当着面叫爹，转过脸唤他老小子。

张木匠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好那一手。每年秋后挂锄，张木匠就背了工具箱带着徒弟去外乡找活。娘把一摞烙馍用蓝花布包了搁进工具箱，张木匠抬腿要走，却让娘的目光拽住了。娘开了口：“他爹，这回可别惹事了？”

张木匠擂擂胸脯，让娘一百个放心。

娘还是不放心，一再关照：“挣的钱带回来，过年好给孩几个



买新衣裳。”

张木匠再次擂胸脯，当着我们兄弟几个的面在娘脸上拧一把，然后一转身挣断娘用目光拧成的绳，亮着花腔：“我走过了一架山又一架……”扬长而去。

一进腊月，娘就扳着指头计算张木匠的归程，还让四弟一天往村口跑几趟，瞅瞅有没有张木匠的身影。大哥说：“不过腊八，这老小子是不会回来的。”娘反对：“可不一定，要是挣足了钱，要是他……”娘说着停住了，脸上现出一片红晕，眼睛晶亮晶亮的。正如大哥说的，一过腊八，张木匠的花腔就在村口亮起来，四弟跟颗流星般跑回家报信：

“老小子回来了，老小子回来了……”

张木匠又没带回几个钱，娘翻遍了他的衣兜，失望地叹口气，眼泪要落下来。张木匠是个撒谎不脸红的人，又说在车站叫小偷摸走了。娘不信去问张木匠的徒弟，徒弟跟着张木匠干了一冬天满指望分个衣裳钱过年，谁知一分没得火气就大，把张木匠在外面如何勾引人家大闺女如何被逮住赔了人家多少钱全告诉了娘。娘听说后回家总要大哭一场，张木匠又是下跪又是打自己耳光，还把一条绳扔地上叫大哥把他勒死喂狗。娘总是一次次原谅他，一夜之后，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娘只好修改过年的计划，把开支的项目一个个砍掉。忙中也不忘给张木匠炒一碟小菜温一壶小酒。张木匠的花腔再次在屋顶的木梁上环绕。四弟趴在饭桌一蹦一蹦，眼盯着碟里的小菜，口水流了老长。张木匠却视而不见，谁也不让。

过了年，张木匠更要疯一番。老小子学过拳脚，会翻跟头耍大叉。“社火”会上，老小子头上包了黄头巾，脸上用劣质粉饼擦

得白一块红一块,跟个太平天国士兵一样,一把铁叉舞得呼呼生风,一边耍一边朝人堆里抛飞眼。一场下来总能敲定一两个相好,他白天耍大叉夜里就和相好的钻机井房。四弟是他们的通信员,传一次信领几毛赏钱买炮仗,跑得很起劲。“社火”过了半年四弟还念念不忘,偷偷问老小子:“爹,还传信不传?机井房给你拾掇净了,还铺了一层干稻草,暄着呢……”

张木匠还有一件出风头的事,就是上梁时扔“剽梁糕”。抱着木斗,里面有主家蒸好的指头肚一样大的糕和水果糖核桃大枣,黑压压里三层外三层的村人瞅着他。张木匠满脸通红,一边上梯一边唱:

一上两上,上到房上

主家来递斗,荣华富贵在里头

……

张木匠东一把西一把扔完下来,有小媳妇拽住问:“一直往那边扔,这边喊破嗓子也不见扔一把,相好在那边?”张木匠嘿嘿笑着,在人家屁股上拧一把,和主家喝酒闹乐去了。

我们渐渐懂事以后,都为张木匠做下的事感到羞耻,人前抬不起头,就不想理他。娶下媳妇后,儿媳们也嫌他名声不好疏远他,张木匠在家里很失落。倒是娘贴心贴肺近他,见天一壶小酒一碟小菜,一年到头不断。张木匠在娘面前发虎威,骂娘还打娘。大哥召集我们几个去,要揍老小子,吓得他钻里间不敢出来。张木匠从此后蔫了不少,开始拼命帮我们几家干活。可大伙还是很疏远他,四弟翻盖房子都没让他扔“剽梁糕”。张木匠一下子躺倒了。

再起来人瘦了一圈,说话也少了几分气力。照旧来我们几家

找活干，干起来比年轻人还舍得下力。有一回，大哥家瓦房漏了，雨后张木匠竟一个人搬着梯子爬上一丈多高的房坡，一手提灰一手拿瓦刀，颤颤巍巍踩着长满青苔的房脊。我们赶到时正看到这一幕，一个个吓得气都不敢出。

我看见大哥的泪流了出来。

七能人

茄庄小，才几百口人，大庄的人提起，总是那句话：哼，茄庄？一铁锹就铲走了。庄不大却出能人，一年一个，跟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出明星一样。年前赵晓跟他表哥从越南芒街倒回一批塑料盆，一毛五一个，运回家才合两毛，一下子发了。赵晓也一家伙成了庄里的六能人，过年一家五口人硬是吃掉一整头猪，院墙角堆起恁厚一摞空酒盒。庄里人从他家出来都啧啧：日，我日。

过了年赵晓把没卖完的盆拿出来继续卖，开凉菜铺的光明凑了来，问多少钱一只。赵晓说一块一只。光明一嗤鼻：“屁，谁不知道你一毛五进的，乡里乡亲的，还这么黑？”赵晓有些不好意思，摸出一根烟递上：“进价低不假，开支大呀！运费、关税不说，还请越南警察一条龙了一回……你说说，你说说。再说咱的盆也不孬，随便摔打都不崩，一块钱算贵？供销社卖一块半呢！”

说着赵晓拎起一只盆在胸前双手一箍，圆盆变成了扁盆，又反扣到地上让塑料盆屁股朝天，抬脚踩上去，塑料盆屁股立即陷

了下去。收起脚，马上恢复了原形。赵晓拎起让光明看，有没有踩坏？光明服了，掏出一块钱，说拌凉菜的那只盆崩了换一只结实的。要走，赵晓又摸出一根烟，问：“去年生意咋样？”

光明摇头，说：“巴掌大一个庄三家卖凉菜，你说说生意能好到哪儿？也就是顾个零开支。”赵晓去了一趟越南，自觉见识宽了，开导光明：“竞争，你死我活地竞争！低价，低价就是硬道理，把那两家竞争死！”光明点着头，心里却说人家没死说不定我先完蛋了。

仔细一想，又觉得赵晓的话有道理。光明回家和媳妇商量的两个晚上，最后决定把价落下来。“落多少？”媳妇问。

“啥价进啥价卖，一分不挣。”光明下了决心。

一试，生意真的好了起来。那两家却不愿意了，寻上门来不依光明：“啥价进啥价卖，有这样竞争的？”光明是个蔫人，平时人家踢他个响屁股也不敢还手，这会儿更蔫了。媳妇又是搬凳又是找烟，赔不是，给人家解释：“年头进的老货，再不卖就酸了，才……”人家信了她，临走扔下一句话：只准这一批，进新货敢低价卖，小心把门给你封了！

光明却一直低价卖了下去，那两家没再寻上门来，却雇佣庄里几个耍货夜里把光明家里的窗玻璃砸了，还扔一只死小猪到院子里。

都说光明这回肯定要把价格提上去，庄里人很惋惜，说以后吃不上便宜凉菜了。谁知光明领着媳妇把玻璃安上，价格照常不变，还进城用电脑刻了几个彩字贴在玻璃上：低价凉菜，便宜实惠。差点没把那两家鼻子气歪！

那两家只好也啥价进啥价卖，可坚持到麦罢却再也坚持不住



了,先后关了门。又心不甘,寻上门来问光明:以后会不会提价?光明搬凳子找香烟,说:“咋会呢,低价卖就是想把铺里的烟酒带一带,赵晓说这跟城里超市的捆绑销售差不多!”那两家心说,赵晓去一趟越南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又跟光明下命令:敢提价,有你的好看!

光明果真一直低价卖了下去。

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年三十晚上一直到十二点才关门,媳妇坐床上合账,算算一年来的亏挣:“他爹,不挣钱干一年,明年还按进价卖?”光明不吭声,却把年初买赵晓的那只塑料盆洗了一遍又一遍,用抹布抹净了晾在桌子上。媳妇一边滴滴按计算器,一边问:“他爹,你洗那盆干啥?”光明还是不吭声,又去准备供品和供香,老辈人的规矩,大年三十要烧香敬神。这时媳妇忽然在床上叫起来:“他爹他爹,你快来看——”

原来媳妇一合账,竟挣了万把块。她不信,又滴滴合了一遍,还把存折找出来对了对现金,不错,一点不错!媳妇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瞪着光明:“你不是偷了人家的钱吧?”

光明扑哧笑了,让媳妇把心放肚里,说那钱都是靠卖凉菜挣的。媳妇不信,问啥价进啥价卖哪来的利?光明指一指桌上那只塑料盆,说靠它挣的。媳妇还是摇头,光明说:“咱家卖凉菜跟他们两家哪不同?”

媳妇想不出来,光明又引导她:“拌好凉菜咱是先过称再装袋,还是先装袋再过秤?”

媳妇回答说先过秤再装袋……忽然明白了,“嘿,他爹,你回回都把塑料盆卖给人家了!”

光明把那只塑料盆放在神位上,领着媳妇叩下三个头,说这

就是咱的财神。媳妇一脸佩服：“他爹，你该是咱庄的七能人了！”光明赶紧捂住媳妇的嘴：“可不敢说，一说出来，我就屁也不是了！”

三 叔

茄庄的路本来能修好的，两回都让三叔弄黄了。

第一回，县建设局来奔小康，先修路。几辆铲车开进村，挖地面下基。路原本不直，工程师用白石灰划了印，要拆一批房。人家都通过了，到三叔这儿卡住了。提的条件吓人，气跑了村干部。硬拆，三叔往地上一躺，说谁敢动他一指头就让大叔把谁铐了去。大叔在市公安局当科长，庄里谁家犯了案都得求大叔，自然要高看几分。大叔为人很耿直，能办的事就给庄里人办了，不收礼，不让庄里人乱花钱。三叔却打着他的旗号给别人跑事，要钱要物，说是给大叔送礼的。做了好几回这样的勾当，大叔知道了很恼，要扇他。这回他抬出大叔，村干部知道大叔不会阻挡修路，就一笑：老三你别喷了，到你二哥跟前你还不是一只见了猫的老鼠，敢吱吱一声？

三叔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不信咋的？我给二哥打过电话了，这是俺家几辈人留下的老宅，风水全在这座院了，要不也不会出他这个大官！一拆，冲了脉气，他这官当不成不说，下一代还要遭殃。我二哥一听就急了，给我放了话，说谁敢拆就拿铁锹拍谁